

導 演 論 (上)

B. B. 查哈瓦原著
曹 寧 譯

前 言

要充分闡明演員與導演間的關係，我們必須了解演劇藝術底兩種特質。第一，戲劇演出底基礎是集體的；第二，戲劇演出底基礎是演員，是具有生命的人——雖然可以被導演用作實踐他的藝術的材料，然而在自己權利上，却是一個創造者。

上演戲劇，不是像其他藝術只要求運用單獨的一個藝術手段，而是要求許多藝術形式綜合的運用。劇作家、導演、舞台設計者、音樂家、服裝設計者和演員們——每個人都把自己所有的一部份藝術力量呈獻在整個演出上。所以演劇藝術不是作為個人在底表現而出現，而是作為集體底表現而出現；集體是完滿的戲劇成果——即演出本身——底創造者。

如果從事演出的許多組成部份中有任何一部份把『創造者』底職務據為己有，那它就會損害其他組成部份底創造力，而戲劇就會失掉流利、圓熟和自由。與此密切相聯的，就會失掉說服底力量——任何較大藝術成就中的不可缺少的一種因素。只有當參加

藝術過程的每個成員在演劇藝術底規律所限定的條件中自由而不拘束地從事創造，並且得到其他藝人底積極的合作，戲劇才會獲得一種結構上的和諧的一致。出現在演劇中的不應是單獨的個人或任何特別的技術，而應是那作為一個集體藝術家的全體成員——這個集體藝術家在演出底錯綜複雜中始終保持着戲劇底真實性。

我們很熟悉演劇史上一些這樣的時期：演劇底專門藝術中的某一種藝術強佔了與戲劇演出底集體性非常軋軋的一種地位。

因此，在當時很享大名的梭羅格布（Solerb）相信演劇是劇作家獨有的財產。一九〇八年他寫過下列的話：『第一個必須排除的障礙便是演員……演員愈有才能，他對於創作家的專制愈更厲害，而對於他所扮演的戲劇愈更不利。』依照梭羅格布底意思，戲劇底演出應當照這樣的方式進行：『演員應當被一個讀者代替，或者更好些，演員就是讀者本人，並且讀者應當靜靜地，耐心地坐在靠近舞台的僻靜的角落裏。他可以有一張桌子在上面放着那即將上演的劇本底原稿。這一切安排好了，他就開始：他首先就讀劇本底題名，作者底姓名，人物表，劇作家底舞台指示。接着他就讀這個劇本，包括一切非常瑣細的舞台說明。在這中間，台上幕便開啓，並且顯出那些根據台本所要求的動作而表演的演員們。』

這樣，演員便變成一種傀儡了。然而這絲毫不足以驚嚇『單一意志』底演劇底創造者。『究竟這有什麼差別呢，如果演員是一個傀儡？』梭羅格布問。

除了降低演出與一般戲劇底水準，這種被一種藝術寡客而引起的結果，將是什麼呢？劇本之清晰的朗誦決不是戲劇的演出。只有劇本底文學價值才能在朗誦中實現出來。要實現劇本底戲劇價值，就必須把它表演。在戲劇寫作底範圍之外可以看到促進這種『單一意志』底原理的類似的嘗試。我們在導演中間常常發現一種相似的機會主義。譬如，以與莫斯科藝術劇院出演『哈孟雷特』而名聞俄國的高爾登·克拉格（Gordon Craig）就是一個例子。在出演底期間他主張：演劇既不需要劇作家，也不需要演員。克拉格之反對劇作家乃是對於劇作家把演劇文學化的這種傾向的一個美學的反響。可是克拉格也出而反對演員。他在當時寫道：表演不是藝術。他結論又說：演員必須走開，代替他的是一種叫作超傀儡的無生命的人物。

所以我們常常看出劇作家和導演各自堅持着自已得意的『單一意志』底信念。上面所舉的例子中每個都夢想着用無生命的傀儡來代替有生命的演員，希望這樣獨自創造而把一切功績歸於自己。

演員也往往是集體工作底違犯者。『明星』壟斷了戲劇，在他或她的特殊才能不能很好地顯現出來的地方，他們就把劇本中這些地方無情地犧牲了。這樣的明星從未真正地表現出一個典型，他們只是表現出他們自己。這樣的明星通常是被任何一種角色包圍着。他的需要變成滲透了整個演出的『單一意志』，結果是觀眾在演出中瞧不起整個的劇本，譬如說『哈孟雷特』或『奧賽羅』。在這樣的演出中，觀眾只注視着明星，忽

路了其餘的角色。爲了演出中這一因素，其他的許多因素都給犧牲了，結果觀衆不能真正了解這種歪曲的表現。如果普婁尼阿斯（Polonius）羅桑克蘭茲（Rosencrantz）及其他所謂二等角色底性格化的工作做得不好的話，那末要了解「哈孟雷特」，乃是不能的。

在創造的權利被某個藝人給強佔了的每個例子中，演出總是給破壞了，不論是因為把戲劇機械地適應於導演個人的意念，或是因為劇作家不願接受導演擬定的計劃而阻礙演員底發展以滿足他的自我的意念。這些事實底結果是：人變成了自動機械，活潑的藝術變成了無味的勞役。此外，演劇底本質需要着它的組織中的每條線索都交織在鼓動的主命底精神中。這種精神孕育演員底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以及每一個舞台效果。這一切組成了完整的人生底表現，人類情感底有機的和諧，由此將產生演劇的集體的創造意志。

我們在上面所敘述的有等的傾向，乃是資本主義制度沒落時期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畸形個人主義」底產物。不論是梭羅格布或克拉克，他們能夠了解一羣藝術創造者怎樣可以把藝術發展到一致底最高點嗎？不，他們是絕對不可能的。對於他們，除了誇大的、偽善的「我」，世界上並不存在着什麼。在他們看來，沒有「我」，那就會是一片空虛——宇宙和整個人類底滅亡。這些都是主觀個人主義底教授們底幻想。如我們所理解的，演劇藝術底永久性是不容許有這些幻想存在的。